

悲劇時代英雄：

神秘人物張冲(三)

●朱開來

陪周恩來飛往西安

在西安事變以前，張學良由於剿共失利，損兵折將，被共軍所俘的幹部經過洗腦以後放回，對張學良進行統戰宣傳，要求聯共抗日，再加上左傾少壯軍人、中共地下份子的煽動，使張學良的思想漸漸發生了變化。同時，張學良亦爲了家仇國恨，任性衝動，極想發動全面抗日，擴大自己的勢力，乃與中共勾結，形成所謂「張楊共三角聯盟」。中共亦爲了保全本身殘餘的勢力，進而發展擴大，乃利用東北軍的思鄉情緒，宣傳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煽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全力支援，於是乃有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之發生。張學良命部下，劫持蔣介石委員長於西安華清池，實行所謂「兵諫」。

張冲在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初，奉陳立夫命陪周恩來由南京飛往西安，順便訪問張學良，由周恩來向張學良說明國共雙方對共同抗日，已獲致協議，以免張學良再唱抗日高調，並可和緩東北軍方面的緊張空氣。

張冲在周恩來由西安返延安後，仍留在西安

，以待蔣委員長長的諮詢。熟知十二日竟發生事變，張冲被扣於西京招待所，行動失去自由，國共雙方暫時亦失去聯絡。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南京國民政府極爲震動。陳立夫乃命杜桐蓀（張冲的助手）即刻飛滬，尋找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來南京商談解決辦法。杜桐蓀原不知潘漢年在滬之詳細住址，依稀記得好像是住在公共租界一家裁縫舖的亭子間。跑遍了公共租界，才在四馬路找到了潘漢年。於是二人立即乘滬寧路特快車趕回南京，晉見陳立夫。陳立夫要求潘漢年的密電先後發致莫斯科，大意是報告中國軍民一致痛恨張學良、楊虎城之妄行，支持中央對張學良、楊虎城所採之強硬討伐政策，並提醒蔣委員長萬一如有不測，中國將無人領導抗日，日軍侵華，可傳檄而定，此則對蘇俄極爲不利。次日，又去一電，請由共產國際電令中共中央，協助蔣委員長脫險。

越日即獲共產國際的復電。大意略謂：「迭接來電，所見甚是，已電中共中央照辦」等語。

（潘漢年致共產國際電文原稿先經陳立夫核定，再以潘漢年與共產國際通電之密碼譯出，交由我方通莫斯科電臺拍發。）由此始知共產國際對於

西安事變並不贊同，且主張中共應協助蔣委員長脫險，俾可領導抗日，以利蘇俄。同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宋子文等均飛往西安，於是中央得在圍攻西安之軍事行動時，同時採取交涉方法，救出蔣委員長。此時張學良亦看到蔣委員長的日記，受到委座精神的感召，徹底悔悟。

中共出賣了張學良

在中共方面，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延安時，大家都抱着幸災樂禍的態度，有人甚至主張用「先斬後奏」的方式，殺害蔣委員長。可是，當史達林的長電到了以後，大家都洩了氣，驚急萬狀。萬想不到史達林竟主張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釋放蔣委員長，並說明張學良份量不够，不能領導抗日，中共一時亦無領導抗日的能力；蔣委員長是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

站在蘇俄利害的立場而言，史達林的看法是正確的，亦是最現實的。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釋放蔣委員長以後，由蔣領導抗日，一方面可以消耗國軍的實力，培植壯大共軍的力量，一方面又可消耗日軍的戰力，以免蘇俄東顧之憂。

中 外 誌

中共中央既然接到史達林的「聖旨」，當然完全遵照辦理，不敢絲毫違抗。於是周恩來在西安向張學良傳達史達林及中共的意旨，張學良有如被澆了一頭冷水，萬想不到中共竟如此出爾反爾，大有被出賣之感。最後，張學良斷然的決定，不惜犧牲一切，護送蔣委員長回京。這個決定，張學良沒有告訴部屬，也沒有通知楊虎城，更沒有透露給周恩來知道。當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的飛機，正準備飛離西安機場時，張學良突然跑上飛機，堅持護送蔣委員長回京。周恩來臨時趕到機場，來不及勸阻，蔣委員長亦曾婉勸，但他仍毅然隨機離開西安飛京，甘願接受國法的審判。張學良倒不失為一個蓋世的悲劇英雄。楊虎城則於抗戰時由國外考察返國時被扣，於大陸撤退前在重慶伏法。從此，所謂「張楊共三角聯盟」，乃成爲歷史的騙局。張學良、楊虎城成爲中共「統戰」的犧牲品。蔣委員長回京後，被扣在西安的中央大員亦全部被釋，張沖亦回到了南京。民國二十六年春，張沖在奉派赴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談後，曾在西安小住，繼續與共方商談。茲錄總統府機要檔案二十六年五月八日陳布雷上蔣委員長轉呈張沖自西安來電報告治談改編共軍情形電如次：

「上海賈爾業愛路蔣公館汪秘書荻浪兄：密

。親譯呈委座鈞鑒：轉呈西安張君來電如下：(一)對於軍隊數目，結果勉強創至十五個團之數，編成三個國防師，統率於一個指揮部，受行營節制，詳情由顧主任報告。(二)關於匪區善後問題：(1)編餘老弱請中央給資遣散。(2)編餘精壯改爲徒手

軍隊，請中央指定工程，擔任修築。(3)原有該軍地方部隊改爲民團保甲或行政區保安隊。(4)原有學校限本期辦完結束。(5)醫院及工廠，請予保留。(6)以上用費請中央發給。此乃係初步商酌，應先派一視察團調查後再核辦法。(三)職此刻是否可同周返京，祈示遵等語。應否復令來京，請示。職陳布雷叩庚京印。」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發表賀耀祖爲甘肅省政府主席，張沖爲省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張沖辭未就職。因爲他沒有時間擔任這種固定的地方行政工作。這或許亦是給他經常在西北工作的一種掩護。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張沖轉據毛澤東等電呈蔣委員長，願在委座領導之下爲國效命：

「毛澤東等呈鈞座庚亥電文曰：日寇進侵盧溝橋，實施擄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誓本三中全会禦侮救亡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規復失地，紅軍將士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爲國效命等語。」

七七事變後，蔣委員長在廬山邀請全國名流學者各界代表舉行談話會。張沖曾陪同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等晉謁蔣委員長，作會外的商談。

七月十五日，中共發佈「國共合作宣言」。周恩來於七月十六日會上書蔣委員長請示紅軍改編事宜：

「蔣先生賜鑒：來廬後所陳宣言，已荷閣正，從此露佈四方，當能使舉國同慰。現在華北砲火正濃，國內問題更應迅速解決，其最急者爲蘇

區改制與紅軍改編之具體實施。昨蒙面示張淮南君轉達各節，其中關於同盟會綱領承允討論，極爲欣慰，惟關於軍隊統率問題，乃昨據張君轉告部隊在改編後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此與來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且寇深禍急，抗戰前線，使用改編後之紅軍當在不遠，編整訓練，萬難無兼籌並顧之統率機關，諒荷同感。用特重覆清聽，尚祈垂察。尤望能即日容來面陳，使獲一妥善之辦法。林秦兩同志若能同時晉謁，更所切盼。專肅，敬頌

崇祺

周恩來謹啓。七月十六日。」

中共復於九月二十二日正式公佈「共赴國難宣言」，向中央提出四項諾言，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中共却始終沒有遵守諾言。

立下遺囑上報知遇

民國二十七年冬，張沖抵達重慶，就任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中將處長。當時蘇俄軍事顧問、飛行員、技師等來華甚多，分佈各戰區，顧問處負接待翻譯聯絡之責，工作至爲繁忙。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五日，外電傳蘇日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張沖曾函呈蔣委員長報告，請電王外長、孫院長等努力進行。茲將原函錄次：

「總裁鈞鑒：路透社所傳蘇日不侵犯條約事，職除向俄大使轉達鈞示外，今晨分別訪問塔斯社、陸軍部及伊代顧問，囑代探聽，並將中國人民對此約之反感預告之。職又訪外部當局，請渠根據中蘇不侵約及國聯議決之精神，由部長正

式轉請蘇方注意，惜部、次長皆不在官舍。茲職謹懇鈞座用電話通知王外長，請渠斟酌進行，並請賜電孫院長、楊大使就近努力。敬請

鈞安

職張冲謹呈。九、五。」

早在八月二十三日，德國外交部長李賓特洛甫即飛往莫斯科與蘇俄外長莫洛托夫（五月三日繼李維諾夫任外長，即意味蘇俄外交政策將有轉變），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其中並附有秘密協定：波蘭由德俄兩國瓜分。

蘇俄既能與德國妥協，當然亦有與日本妥協的可能，所以外電乃有蘇日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傳聞。九月一日，德軍侵入波蘭，英法相繼對德宣戰，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蘇俄竟和日本妥協

蘇俄為免東顧之憂，於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三日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四月十一日，張冲曾訪蘇俄駐華大使館，潘友新大使選說：「蘇俄外交政策不變，決不為自己而犧牲人家的利益。」但是到第三天，蘇俄的外交政策就改變了，為了自己，不惜犧牲人家的利益了。道義云乎哉！四年餘以後，蘇俄則當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趁人之危，突然向日宣戰，進軍我國的東北。這就是史達林的傑作。

茲將張冲於四月十二日訪晤蘇俄駐華大使潘友新談話情形向蔣委員長報告錄次：

「職今午與蘇聯大使潘友新見面，該使表示：（一）蘇聯對外政策不變，史太林在十八次聯共大會，及莫洛托夫在第五、六次最高蘇維埃大會

上，均已明白紀載。（二）蘇聯決不為自己而犧牲人家的利益。（三）松崗過蘇，因蘇、日並未絕交，照例予以招待。

職問：松崗見莫氏，談話至三小時，是否係商約問題。

潘答：並無所聞，過去所商洽者係新漁約，至於商約案，照莫洛托夫過去表示，如日本有誠意解除兩國間矛盾與糾葛，並經蘇聯認為有誠意時，方可考慮。

在座之黎薩諾夫參事說：蘇日間懸案之多，非三小時可以談得完。

職最後表示：蘇聯之一舉一動影響中日戰局甚大，個人及全國社會人士切盼蘇聯慎重，有以克服日本之欺騙外交。

大使說：這是吾們很清楚的。以上數節，謹擇要錄呈鈞座參考，敬呈委員長。職張冲呈。」

民國二十九年年初，中蘇外交關係開始發生裂痕。導因於國際聯盟開除蘇聯會籍時，中國代表僅棄權，未投反對票，蘇俄外長莫洛托夫極表不滿。茲將張冲於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將蔣委員長與蘇俄總顧問崔可夫談話有關外交部份作成紀錄呈請核定報告錄次：

「委員長鈞鑒：茲將昨晚晚鈞座與俄總顧問談話有關外交部份作成紀錄，呈請核定後電告賀耀祖主任。謹請 鈞安。職張冲呈。正、二十二、下午六時。

附：談話紀錄

日前中國駐俄大使楊杰向伏羅希洛夫元帥及莫洛托夫外長辭行，後賀耀祖將軍進謁莫外長時

，伏羅希洛夫元帥表示對援助中國抗戰一層，與過去所表示者無大出入，鄙人深為感謝，惟莫洛托夫所談二點，鄙人不能不有所聲明，請貴總顧問以私人關係，電達伏羅希洛夫元帥。

莫洛托夫謂前次國際聯盟會開除蘇聯會籍時，中國代表僅棄權，而不投反對票，表示不滿，並謂國聯開除蘇聯後，中國方面無任何表示，言下愠愠。對此事鄙人敬聲明如下：

國聯對蘇芬戰事之措置，本國政府只知國聯將從中調解或斥責蘇聯，一如過去之所為，初不料英、法等國提請開除蘇聯會籍，此層不但中國政府所想不到，即貴國本身及國聯各國代表多事前不甚明瞭，所以當時中國政府命令駐日內瓦代表，凡一切反蘇決議，中國站在中蘇友誼立場上，概不予以贊同，放棄投票權；同時令該代表與蘇聯駐日內瓦代表隨時保持接觸，以便共同應付。計敝國代表在日內瓦開會期間，曾四次訪問貴國代表，貴國代表始終未表示中國代表應採何態度，此為最大遺憾。鄙人敢負責聲明，如當時敝國政府，事前知英、法有開除蘇聯之舉動，當然投反對票，如貴國政府或駐國聯代表事前有所通知，亦必投反對票，今事前不通知、不協商，事後委責，實為抱憾。

至於莫氏所稱事後無何表示一層，更非事實。國聯閉幕之翌日，鄙人即延見潘友新大使，聲明國聯之決議，非中國設想所及，致不及令顧代表投反對票，並提議今後更須一致努力，囑電達貴政府。同時中國外交部長正式通知潘使，謂中國仍將協助蘇聯，中國為國聯非常任理事之一，

如國聯此後有制裁蘇聯之行動，中國必盡力打消之，使不成立，凡此皆係事後善意之表示，不能抹殺。

莫氏文問，英、法、美將來能援助中國抗戰乎？鄙人對此等語氣，不勝奇異。原中國抗戰，貴國以物資人力相援助，基於共同立場與民族友誼。敝國政府與中正個人，向不作降格求助於人之舉，人家協助我固佳；不協助，我們自己亦要抗戰，所以莫氏的話，我覺得很奇怪！

此次賀耀祖將軍訪問貴國當局，原為商取中蘇外交之一致，俾有協同之步調，非為物質上之乞援，帶去貨單，亦不過托便轉交，非專為此者，應使有開誠商討兩國外交之機會。

數月來敝國當局，無論其在莫斯科代表，或在日內瓦代表，甚至於中正本人，屢向貴國政府及駐外代表商討中蘇一致對外之外交政策，曾提出種種意見，請貴國政府參酌答復，皆無復音。此種表示，是否以中國無共同討論政策之資格，

不配作朋友，亦無從知悉。但中國方面，事事與蘇聯商洽，已確盡其朋友之義務與責任矣。

上列各點，請轉達伏帥，此乃朋友立場上的話，而非外交辭令，因中蘇兩國間除外交關係外，尚有政治上友誼之存在也。

從此，蘇俄軍援逐漸減少，到了三十年初，幾乎完全停止。民國三十年八月中，德國攻入俄境，德蘇戰爭爆發，蘇俄自顧不暇，那裏還有能力援華。（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

祝 秀 俠 著

上下册合售一八〇元

本書為祝秀俠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册合售一八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貴州政壇憶往

何 輯 五 著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顧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